

一部震撼人类心灵的励志经典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一部展示在绝望之中仍坚强不屈，
并向命运顽强挑战的精神之巨著！



[苏]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苍利 译
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

一部震撼人类心灵的励志经典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一部展示在绝望之中仍坚强不屈，
并向命运顽强挑战的精神之巨著！



[苏]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苍利 译
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/ (苏)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; 苍利译. — 哈尔滨 :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4.9
ISBN 978-7-5388-8029-8

I. ①钢… II. ①奥… ②苍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苏联 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19172 号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GANGTIE SHI ZENYANG LIANCHENG DE

作 者 (苏) 奥斯特洛夫斯基

译 者 苍 利

责任编辑 徐 洋

封面设计 赵雪莹

出 版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

地址: 哈尔滨市南岗区建设街 41 号 邮编: 150001

电话: (0451) 53642106 传真: (0451) 53642143

网址: www.lkcbs.cn www.lkpub.cn
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

开 本 787 mm × 1092 mm 1/16

印 张 12

字 数 24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88-8029-8/Z · 1210

定 价 21.90 元

【版权所有, 请勿翻印、转载】

第一章	叛逆的少年 / 1
第二章	初识冬妮亚 / 19
第三章	保尔的觉醒 / 37
第四章	重新获得自由 / 49
第五章	谢廖沙与丽达 / 65
第六章	革命与爱情 / 77
第七章	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/ 103
第八章	忘我工作 / 129
第九章	钢铁战士 / 155
第十章	走向新生活 / 175



第一章

叛逆的少年

“凡是圣诞节前到我家补考的学生，统统给我站起来！”肥胖的瓦西里神父声色俱厉地吼道。他身穿一件教士服，脖子上挂着一个硕大的十字架，凶神恶煞地瞪着全班同学。

应声而起的六名学生——四个男生、两个女生胆战心惊地望着瓦西里神父。

“你们两个坐下。”瓦西里神父冲两个女生摆摆手，“你们四个调皮鬼，谁会吸烟？”

四个男孩子提心吊胆地回答：“都不会，神父。”

神父脸色铁青地指着四个男孩子：“你们这几个小混蛋，你们不吸烟，那谁会把烟末儿撒进发面里呢？快！把衣袋全都翻过来！”

有三个男孩子默默地掏出衣袋里的东西，然后把衣袋翻了过来。神父仔细地检查了每一个衣袋，想找出一点儿烟末儿来，他甚至凑过去闻了闻，但是一无所获。他站起身，冲第四个男孩子点点头说：“那一定是你了，保尔·柯察金。”

这个身穿灰衬衫、蓝裤子的男孩儿瞪着一双黑色的大眼睛，他看了看膝盖的补丁说：“我身上只有补丁，没有衣袋。”

“别以为这样你就可以骗得了我，”神父伸手去掏保尔的衣袋，却发现它已经被缝死了。“上次是你母亲苦苦哀求，我才让你继续上学。这次，我非让你滚蛋不可！滚！”

当神父揪着保尔的耳朵把他拽出门去时，教室里非常安静，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一直忐忑不安地望着神父，因为他亲眼看

见保尔将烟末儿塞进了复活节用的发面团儿里。

保尔无奈地坐在学校的台阶上。他正琢磨着怎么对妈妈说这件事。在税务官家做厨娘的妈妈整天忙得不可开交,她已经够操心的了。想到这里,保尔无声地哭了。

他想起了那堂圣经课,因为他对上帝创造地球这一说法表示怀疑,神父竟气急败坏地毒打了他一顿。所以从那以后,神父常为一些琐事对他破口大骂,并且对他的功课不管不问。因此,保尔不得不与另外几个同学在复活节前去神父家补考。在厨房里,保尔找到了报复的机会:将烟末儿撒进了发面团儿里。

第二天,由于瓦西里神父拒绝了保尔的母亲希望儿子能继续读书的请求,保尔被妈妈带到了车站食堂。食堂老板无精打采地看了看保尔,问:“他几岁了?”

“十二岁了。”保尔的母亲立刻回答。

“每月给八个卢布的工钱,上工时管饭,干二十四小时休二十四小时,最重要的是不许偷东西!”脸色苍白的老板话未说完,保尔的母亲就急忙说:“他是个好孩子,决不会偷东西的。”

“那好吧,齐娜,”老板回头喊着,“领他去清洗间,告诉弗罗霞把格里什卡换下来。”

保尔的母亲对着中年发福的老板连连道谢。保尔跟在女招待身后来到了清洗间。

齐娜对一个洗碟子的女工说了几句话,便对保尔说:“这位是这里的负责人弗罗霞,她会给你派活儿的。”

“是。”保尔一边低声答着,一边看着大桌子上垒得小山似的餐具。

弗罗霞抬起胳膊,用衣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,关切地对保尔说:“小兄弟,你的工作是每天早晨把这口大锅里的水烧开,保证总有开水供应,当然,你得自己劈柴。你还要照管这两个大茶炉,

还要……对,忙的时候,你还要倒倒脏水,帮着擦餐具。唉,这些活儿已经不少了。”

保尔看了看一直沸腾着的水锅,又看了看大茶炉。一个看上去年纪比他稍大一点儿的男孩子在大茶炉前忙得满头大汗,他叫克里姆卡。

这时,三个堂倌进了清洗间,每人都捧着一大摞脏餐具。其中一个大声嚷着:“快抓紧时间干活儿!12点的车马上到站,你们居然还在磨蹭——这是谁?”最后一句话是冲着保尔说的。

“他是新来的,普罗霍尔先生。”弗罗霞卷着滑下来的袖子回答。

“新来的,你要注意,”普罗霍尔把保尔拉到茶炉前,“你看看,一个已经没火了,另一个也快灭了,你必须保证它一直在燃烧!明天如果再有这种情况,你就得挨打,懂吗?”说着,他重重地拍了一下保尔的肩,然后大踏步走了。

保尔马上动手烧茶炉,他知道:在这里可不像在家里,干不好真会吃耳光的。他把两个茶炉都烧得旺旺的,然后,就跑出去倒脏水,又给大水锅底添了些柴……一直忙到深夜,保尔才精疲力尽地走到厨房里。

干了一夜的活儿,保尔感到全身酸痛。早晨7点来接班的孩子看到一切都做得很好,两个茶炉烧得滚开,就把双手插进衣袋里,傲慢地命令着保尔:

“明天早晨6点钟接班,傻小子。”

“不是7点吗?”保尔问。

“你必须6点来,懂吗?小心我给你点儿苦头尝尝。”

“告诉你,明天我偏要7点接班!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要打架,你就过来试试!”保尔瞪着满是血丝的眼睛逼视着对方,两只拳头攥得紧紧的。

那个圆脸的胖小子没想到保尔会如此强硬,不知如何是好。
“哼,咱们走着瞧!”他气呼呼地说着。

这就是保尔劳动生涯的第一天。

他回到家,看见妈妈正在院子里烧水。妈妈一见儿子,慌忙问:“怎么样?”

“很好。”保尔回答。他从开着的窗户里,看到了哥哥阿尔焦姆宽阔的脊背。

“哥哥回来了?”他轻声问,心里不免一阵发慌。

“昨天回来的,不走了,留在机车库干活儿了。”

保尔怯生生地推门进屋。他有点儿怕哥哥。

“你大学毕业了,知识都学到手了,现在干着洗盘碟的活儿,是这样吗?”阿尔焦姆问。

保尔怕被哥哥骂,更怕挨打。他低下头,两眼盯着地板上露在外面的钉子头。

阿尔焦姆从桌旁站起来,走进厨房。

“看来不会挨打。”保尔松了口气。

喝茶的时候,阿尔焦姆平静地听完保尔在学校的事情后,便对保尔说:“弟弟,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。现在你还太小,应该学一门手艺。这样,一年以后,也许机车库能收你。我已经转到这里干活儿了,妈妈再也不用去当佣人了。保尔,你要争气啊!”

讲完,他站起来拿起外套对妈妈说:

“我出去办点儿事,一个小时后回来。”

到了院子里,经过窗口时,他又回头对保尔说:

“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。妈妈会交给你的。”

车站食堂昼夜营业。

这是个枢纽站,五条铁路线在这里交轨。车站里总是挤满了

喧闹的人们，只有深夜，在两班车到站的间隙，才能安静两三个小时。

保尔在这里一干就是两年。在这两年里，他不停地在厨房和洗碗间穿梭。厨房是个大地下室，二十多人在里面干活儿，还有十个堂倌从大堂到厨房，来回奔忙。

保尔的工钱，已经从八个卢布加到十个卢布。两年来，他长高了，也结实了，当然，也吃尽了苦头。保尔在厨房里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杂活儿后，由于性格倔强被工头儿撵回了洗碗间。在忙的时候，他端着托盘，一步跨四五级台阶，在厨房与食堂间来回跑。

每天夜里，等到两个大堂都闲下来，堂倌们就聚集在厨房的储藏室里赌得昏天黑地。保尔讨厌他们这么挥霍，看着桌上巨额的赌资，他心想：“我哥哥阿尔焦姆是一等的钳工，一个月才赚四十八个卢布。我辛苦一天才十个卢布，而每个堂倌当班干一天一夜，捞到的小费就有几十个卢布，凭什么？！”

夜晚，在厨房的角落里、食堂的仓库里，经常发生一些事情。保尔对这些事情已经不感到惊讶。他清楚地知道，任何一个洗碗女工和女招待，如果不肯以几个卢布为代价，把身子出卖给有权有势的人，那她们在这里是干不长的。

在这两年里，保尔看到了社会最底层的肮脏丑陋。保尔对人性坠落所散发出来的那股霉烂味儿难以忍受，因此他从心里憧憬着一个清新世界。

阿尔焦姆想安排弟弟到机车库里当学徒，但没有成功，因为那里不收未满十五岁的孩子。保尔期待着有一天能离开食堂，到机车库那个大石头房子里去干活儿。于是，他经常到阿尔焦姆那里，跟他一块儿检查车辆，尽量帮着干点儿活儿。

自从弗罗霞离开食堂后，保尔越发感到郁闷烦躁。因为与那

些女工相比，弗罗霞是个淳朴善良的姑娘，也是一位热心的朋友。她的离开，使保尔感到孤独，他不知不觉地回忆起前不久所发生的一件事。

那是一个星期六。夜里休息的时候，保尔顺着楼梯走向厨房，在拐弯处，他出于好奇，爬上柴堆，想看一下那个经常有人聚赌的小储藏室。

这时，楼梯上响起脚步声。保尔一回头，见是斜眼堂倌普罗霍尔在往下走。保尔马上钻到梯子底下，这里漆黑一片，普罗霍尔看不见他。

这时，上面又有人在往下走，脚步既轻又急促。接着，保尔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：

“普罗霍尔，等一下。”

普罗霍尔站住了，回头望着上面。

“你有什么事？”他没好气地问。

一双脚在楼梯上往下移动，保尔看得出来，那是弗罗霞。她扯住普罗霍尔的衣袖，压低嗓音说：

“中尉给你的钱呢？”

普罗霍尔猛地甩开弗罗霞的手。

“什么钱？难道没给你？”他厉声反问。

“可他给了你三百卢布呢。”弗罗霞强忍着泪水，差点儿哭出来。

“你说三百卢布？”普罗霍尔嘲讽地说，“怎么，想全拿去？你是千金小姐吗？睡一夜，就能得到整整五十卢布，你该谢天谢地了。好吧，我再给你添十个卢布，呃，添二十个卢布吧。你别想不开，钱还可以挣的，我替你拉客人嘛。”他甩下最后的这句话，转身进厨房去了。

“流氓，坏蛋！”弗罗霞追着他骂，然后靠在柴堆上，呜呜地哭

了。

保尔听见这番话，气得头往柴上撞。不过他没有出声，只是狠命地抓住楼梯的铁栏杆，难过地默念着：“连她也被出卖了。唉，弗罗霞！弗罗霞……”

从此，保尔心里对普罗霍尔的憎恨变得更深了。“总有一天，我非把这坏蛋打死不可！”保尔这样想着，随手把一根木柴折断了。

木柴的断裂声将保尔拉回到现实中。炉膛里的火忽明忽暗，鲜亮的火苗卷成一条蓝色的火舌。保尔觉得好像是在嘲笑他。

厨房里的小徒工克利姆卡跟保尔很要好。恰巧此时，克利姆卡来了，他爬到柴堆上躺下，看看呆坐着的保尔，不由笑了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保尔把头转过来，盯着克利姆卡。在这目光中，克利姆卡第一次发现了无法言喻的悲哀。

“保尔，今天你有点儿怪……”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又问，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保尔站起来，坐到克利姆卡身旁。

“没出什么事。”他闷声闷气地回答，“克利姆卡，我在这种地方，感到不好受。”说着，他放在膝上的两只手，攥成了拳头。

“你今天究竟怎么了？”

“今天？我从到这里来干活的第一天，心里就一直憋得慌。你看看这里的情形。我们干活儿，做牛做马，得到的回报却是谁都可以打你几个耳光，而且没人替你拦一拦。”

“别这么大声，会有人听见的。”克利姆卡惊恐地推了一下保尔。

保尔一跃而起：“听见就听见好了，反正我要离开这里的！这里是一座坟墓，骗子成堆！就说你吧，克利姆卡，人家揍你，你却

不反抗。你为什么反抗呢？”

保尔盯着克利姆卡，郑重地说：“我宁可到铁路上扫雪，也不愿待在这人间地狱里！”可是保尔没想到，自己会这么快就离开了食堂，而且离开的原因也出人意料。

那是第二年1月的一天，天气非常寒冷。保尔到了下班的时间却不见接班的人来。保尔去找老板娘，说他已经下班，该回家了。老板娘却不让他走，要他继续当班。他已经很累了，但只得留下又连续干了二十四个小时。夜里，他已经精疲力竭，可还得灌满几锅水，好赶在3点钟火车进站前把水烧开。

保尔拧开水龙头，不料没有水流出来，估计是水塔不出水。他把水龙头开着，自己疲惫地倒在柴堆上想歇会儿，谁知竟睡着了。

几分钟后，水龙头“咕嘟咕嘟”地响了，水流进水槽，漫溢出来，顺着瓷砖流到洗碗间的地板上。跟往常一样，这段时间，洗碗间里一个人也没有。水越来越多，漫过地板，从门底下流进了大堂，然后又无声无息地流到旅客们的包袱和箱子底下。直到一个睡在地板上的旅客被水泡醒，人们才急忙扑向各自的行李。顿时，大堂里乱成一团。斜眼的普罗霍尔闻声赶来，踩着积水，使劲儿地推开门。屋里被门挡住的水便“哗”地一下，全涌进了大堂。

叫嚷声更高了。这时，普罗霍尔扑向酣睡的保尔，拳头像雨点儿一样落在保尔身上。可怜的保尔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就被打得眼冒金星。

被打伤的保尔一瘸一拐地回了家。

早晨，阿尔焦姆看到了受伤的保尔，他阴沉着脸，听保尔把经过说完。

“打你的是谁？”阿尔焦姆瓮声瓮气地问。

“普罗霍尔。”

“好，你躺着。”

阿尔焦姆披上羊皮袄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径直向车站食堂走去。他来到洗碗间，向洗碗女工格拉莎问道：

“我要见堂倌普罗霍尔。”

“他马上就来，请等一等。”

这个魁梧的男人朝门框上一靠，说：

“好，我等一会儿。”

一会儿，普罗霍尔端着一大堆杯盘刀叉，一脚踹开门，走进洗碗间。

“这就是普罗霍尔。”格拉莎说。

阿尔焦姆跨前一步，一只手使劲儿地按住斜眼堂倌的肩膀，目光逼视着他，问：“你凭什么打我弟弟保尔？”

普罗霍尔想把肩膀挣脱出来，但阿尔焦姆重重的一拳已经打了过来，他跌倒在地，手中的餐具摔成了碎片，他挣扎着站起来，然而第二拳更厉害，打得他趴在地上，再也动弹不得。普罗霍尔满脸是血，在地上抽搐着。

洗碗女工们吓得纷纷躲在一旁。

阿尔焦姆转身往外走。当晚，他就被关进了宪兵队。

六天以后的晚上，阿尔焦姆回来了。妈妈已经睡下了，阿尔焦姆走到坐在床上的保尔跟前，轻声说：

“怎么样，弟弟，好点儿了吧！”他在床边坐下，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，“没关系的，以后你到发电厂去干活儿。我已经跟人讲好了。在那里，你还能学到一门手艺。”

保尔紧紧握住哥哥的大手。就这样，他终于从黑暗的车站食堂里解脱出来。

1917年，俄国沙皇被推翻的消息如同一股旋风刮进了小城。

人们听到了一串新名词：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人们纷纷涌向广场，憧憬着未来的新生活。但很快那充满兴奋和喜悦的日子便过去了，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。只有市参议会屋顶上的那面红旗，还表示这里曾发生过变革，但市参议会却是由孟什维克把持着。这种情况一直到11月，才有了一些变化。那天，车站上出现了一群群自称是布尔什维克的人，他们大多是来自前线的士兵。

1918年的一个春日。在保尔家的小园子里，保尔、谢廖沙和克利姆卡这三个小伙伴正在草地上玩，忽然从背后传来马蹄声，一个人骑着马从路上疾驰而来。公路和园子的低矮栅栏之间有一道排水沟，那马一跃而过，在栅栏旁边停了下来，马背上的人挥着鞭子向他们打招呼：“喂，小伙子，你们过来！”



孩子们跳起来，跑到栅栏跟前，他们看到骑马人满身尘土，厚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手枪和两颗德国造的手榴弹。

“小朋友，请给我弄点儿水喝！”骑马人说道。

在保尔回身进屋去取水的时候，骑马人转过头来，向谢廖沙打听：“小伙子，城里现在谁掌权？”

“我们这里已经两个星期没有什么政府了，只有一个自卫团管理着。你是什么人？”谢廖沙反问道。

“如果你知道得太多，很快就会变成老头儿啦。”骑马人微笑着回答。

保尔捧着一大杯水从屋子里跑了出来。

骑马人一口气将水喝完，把杯子还给保尔，然后一扯缰绳，朝着松林那边疾驰而去。

“他是谁？”保尔困惑地问克利姆卡。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克利姆卡耸耸肩膀回答。

“看来又要换政府了。也许正因为这样，昨天列辛斯基一家才跑掉了。只要有钱人溜走，来的一定是游击队。”谢廖沙干脆利落地解释了这个政治问题。

三个孩子还没来得及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，公路上又响起了马蹄声。

在远处树林里和林务官的住宅后面，有十五六个人骑着马，正向这边飞驰而来。最前面的两个，一个是身穿保护色军装、系着军官武装带、挂着望远镜的中年人；另一个和他并肩而行的，正是孩子们刚才见过的骑马人。他们的军装上系着红袖标。

“我没说错，”谢廖沙用胳膊肘碰碰保尔，“你看红袖标，是游击队！我绝对没看错，是游击队……”说着，他高兴得大喊一声，

小鸟似的越过栅栏，跑向大路。

两个朋友也随后跟上。三个人一起站在公路旁边，看着开来的队伍。

那个老相识对孩子们点点头，用马鞭指着一座宅院，问：“这房子是谁家的？”

“列辛斯基律师家的。他们一家昨天跑了，看来是怕你们……”

“你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？”

保尔指了指他们军装上的红袖标，说：“游击队呀！一看就知道。”

游击队的指挥部设在列辛斯基的宅院里。当晚，有四个人坐在客厅的大桌子周围。队长布尔加科夫在桌子上打开本省地图，一边用手指着一条路线，一边对坐在对面的那个人说：“叶尔马琴科同志，你建议我们在这里打一仗。我考虑了一下，觉得明天早晨我们就该撤。因为我们的任务是前往卡扎京，不能让德国兵比我们先到。再者，凭我们现有的兵力要挡住敌人，简直是开玩笑。我们要和其他后撤的友军联合在一起才能作战。别忘了，沿途还有各种反革命匪帮。我的意见是：明天早晨就撤，同时把车站后面的小桥炸毁。德国人修桥也得花上两三天。同志们，你们认为怎么样？”

两个同志相继表示同意。只有叶尔马琴科，就是白天和保尔他们说过话的那个人不赞成：

“我看，应当在这里跟他们拼一拼。”

“敌人有一个师，配备着重炮和装甲车……同志，不要耍小孩子脾气……”队长布尔加科夫说，接着，他转身面向另外两个同志，说：“就这样定了：明天撤……谈下一个问题吧，这里地方不大，却是个重要的铁路枢纽站，必须设法安排一个可以信赖的